

资水的儿子

——作家廖静仁印象

谢子元



心中有个“扒子船”

廖静仁有着一把浓密的络腮胡子，是个把坚毅写在脸上的人。

他是湖南安化人。安化有梅山，有资水。他是梅山的后代，是资水的儿子。他幼失慈怙，只上过四年小学，就辍学去社会上混生活。他在资水驾过船，拉过纤，还做过各色手艺人。艰难的少年时日，与江水作对逆流而上的纤夫生涯，成为他生命的底色，也磨塑了他的坚毅性格、硬汉形象，滋养了他的文学。上世纪80年代他以散文创作异军突起，其篇什中多翻滚着资水的浪花：

“纤夫过滩哪——哟嘿！
不借命哪——哟嘿！
前面有人坠下滩哪——哟嘿！
后面纤道脚板响哪——哟嘿！”

所有的纤夫都死死地把铁耙般的脚掌掘进积雪，掘进地面。尽管北风呼呼地嚎叫，他们的躯体却在滋滋地冒着热气；他们那弓成桥拱状的脊背，在嘎巴嘎巴地作响；而那一双双粗手，却颤颤抖抖地向前伸直着，企图抓到一点点能够牵引自己的东西……

生命就是拼搏，仿佛有一种能穿越洪荒、穿越茫茫黑夜的力量在冲击着我的胸膛，我的胸膛裂开了……我发狂般地吼叫着：我来了！——我来了！——一个懦弱者的灵魂，在这苍凉、激越的《过滩谣》的冲击下，毫无畏惧地重又迈进了这支负着人生苦痛，却又能征服激流险滩的队伍！”

《过滩谣》是廖静仁的生命交响曲，是他的寓言和宗教。当事业遭遇曲折，当创作遇到瓶颈，《过滩谣》就会在他的耳际荡起，就会有征服激流险滩的勇气！

除了《过滩谣》，还必须说到的是“扒子船”，这船也是资水上的特产之一。廖静仁多次和我唠过资水上的一句俗语：“扒子船，两头尖，有水敢上天。”他的人生有过多次转折，从纤夫、手艺人到县文化馆的文学专干，报刊从业者，行业文联当家人，再到主动卸却管理者职务，回归作家身份。他的身份转换常出人意料，回头来看却颇合乎螺旋上升的公理，而当初他在决断选择之时，我以为是有“扒子船”在激励着他。毋宁说，他就是一只“有水敢上天”、没水也要借来水的“扒子船”！

披着弄钱外衣搞文学

几年前，他主编的《湘江礼赞》丛书，约我撰写一章“湘江人物”，他给我定的章目是《指点江山》，讨论时我提出用“谁主沉浮”更贴切，他却不理不睬。写作时我还是把题目改成《谁主沉浮》，但他统稿时又改了回去。后来他专门跟我解释说，“我们在湘江上撑过船的人是忌讳说‘沉’的。”——原来如此！可见那段生活在他的意识和潜意识中有多深的印痕！

也许是大胡子多智者，廖静仁也堪称文里人的智者。

中国作协副主席、著名作家谭谈是廖静仁尊为老师的人。谭谈先生在任湖南省文联主席时自号“三借堂主”，就是“向有权的人借权，向有钱的人借钱，向有名的人借名，来办文联的事情”。廖静仁承师有自，也深得其中奥妙。他承办湖南省作协的内刊《湖南作家》，创办省企（事）业文联的内刊《财富地理》，都辟有“政经文坛”或“政经语文”之类的栏目。因此，在很多公开期刊半死不活的时代，他的内刊却能风生水起，颇受读者青睐。

廖静仁自我总结道：“我是在搞文学的时候搞了文学，该闯市场的时候闯了市场。”但是不管是在专注于创作的时候，还是在发家致富的时候，他心灵深处的文学之根却从未有过动摇。他深知，文能穷人，但人必须先求生存，再求发展，然后才能“游于艺”。所以，不同于一般文人的弄文，他谙于“造势”“借力”这套市场运作手法，深知四两拨千斤的道理。也许人们会觉得这一套并不陌生，无非是媚俗媚世地“披着文学外衣弄钱”。其实非也，他却是“披着弄钱外衣来搞文学”。他弄了钱，是要回报文学和文化的。看看最近10年内，他主编、出版了多少传统和地域文化图书吧：《湖南人文地理》丛书（10种），《千年诗经·千年游记》丛书（9种），《千年湖湘经世文鉴》丛书（9种），《千年湖湘名胜图志》（6种）……总数在100种以上。这些书，爬梳史料，搜罗遗佚，厚重典雅，广博渊深，有的入选《湖湘文库》，有的列入湖湘读书月读书榜，创造了社会效益，也产生了经济效益。

从乡下迁来城里的树

廖静仁的事情都不是单枪匹马干成的。他有自己的团队，他深信民间大有人才，所以其团队成员大都来自草莽，大抵是些做过玫瑰色的文学梦，又跌过头、闯过江湖的自由写手。他把他们收归麾下，为他们量身订制岗位，放手让其发挥聪明才智，条件成熟时又放他们到更宽阔的地方去。而他用以凝聚他们那个命运共同体的，是他的金点子、他的文学态度，或许还有他夫人煮的一碗加蛋阳春面。而今，当他复归于创作生活时，他的这个共同体似乎已经风流云散——实际上他的手下也早翅膀长硬了，各自闯出了自己的新天地。

廖静仁似乎很爱“从乡下迁来城里的树”这个意象。他不止一次地写《做一棵城里的树》，先是散文，后是中篇的自传体小说。他深信，“它（树）们到城里来，是因为这城市少不了它们，是前世今生的一种缘定。”尽管曾遭受锯断枯枝的境遇，但“肯定不需要多少春日，这些树定能生长出新树冠，能舒展新的枝条，并且会有着飞鸟鸣蝉为之歌唱，有流云雾岚为之舞蹈”。他又写了散文《公鸡下乡来》。那真是个“不知天高地厚不知地厚的家伙”，它从乡下来到城里阳台上，“早中晚的三个时段，它照例‘扑——扑——’地扇动双翅，如入无人之境般‘喔——喔——’地一顿顿铿锵长鸣。”最终，它和一群鸽子展开翅膀，扑扑扑向了对面高楼的屋脊，再也没有回来，“只留下了它曾经喊出过的铿锵之音，如一个古老而常新的寓言，在我的心中萦绕。久久，久久。”树也好，公鸡也好，都是从乡下来到城里，但前者的命运是确定的，后者却有几分悲壮、几分悬念，也留下了更多的想象空间。树乎？公鸡乎？夫子孰是？也许他是乡下来的树中最惬意、最舒展的一棵，可

以为城里人提供一片浓荫了？也许他是那只旁若无人、不知天高地厚的公鸡，去当那群鸽子的“主公”去了？他像一位充满哲学的智者，提出问题，却把答案留给读者。

常把“自觉”挂在嘴边

文化工作，无外乎传承、整理、传播、创造。廖静仁是以创造者进入文化人身份的，但他那时的创作动力，恐怕主要是“国家粮”、养家活口、出人头地之类形而下的东西，而使他燃烧得欲罢不能、一吐方休的火种，则是苦难的青少年生活。其后，有较长时期，他转变为文化整理者、传播者，一部分原因是市场的力量和对更高质量生活的追求，更主要的原因则是他对自身文化人的角色定位越来越明朗。最近几年，他似乎更清晰地认识到了文化人的责任，他日渐淡出市场江湖，而复归于文学创作。牛刀小试，即有多个中短篇小说在全国数家刊物重点推出。

“自觉”是廖静仁常常挂在嘴边和心上的一个词。他曾编自觉文库，又曾为子女们张罗开了一间自觉餐厅，又以自觉餐厅的名义自办了《自觉》刊物，编印了一套一半是轻松阅读、一半是快乐笔记的自觉笔记本。他曾命我作《自觉赋》一篇，我诚惶诚恐，揣摩他的心思，托为对话体，汗流浹背而意悬悬地交了卷。赋的末尾写道：“廖公静仁，海内文士也。尝为作文章，以成人也。又为之食肆，以食人也。每语我曰：‘吾人处此生命之链条，日食三餐之余，当思添薪传火，有点滴以增进于人文，庶不坠于天地，不堕于祖宗，不堕于动物之界也。此即所谓自觉欤？担当欤？’因颖其食肆曰‘自觉’。呜呼噫嘻！夫子之言，岂不然哉，岂不然哉！”然则我之所谓“自觉”，即是廖静仁的“自觉”吗？答曰：不得而知也。

近年来，廖静仁在悠游的生活中，每有会心，常作成小诗，用短信发出，以隽三数好友。我也偶然享受过这种待遇，但每每只是拜观欣赏，从未与之酬唱。如今，文章写到此处，一首《赠廖静仁》涌上了我的心头，我也决定发一回“短信”给他了：

一把路路胡，千秋自觉心。
文章翻白浪，书卷满黄金。
忍见弦歌绝，敢将兴复吟。
城中方寸地，大树久成荫。



没有父亲的父亲节

朱凌

这个六月，注定是让人忧伤的，早在几天前，经过公墓的时候，我去看望了父亲。还记得去年的父亲节，那天，我回到家中，将买给父亲的新衣递给了他。拿着衣服，他笑着说：“丫头又给我买衣服了，我还有穿的，以后不要再花钱给我买了。”

那天，与父亲讲了好长时间的话，我对他说，等明年的父亲节，就带他回乡下看看。一直以来，父亲都有一个心愿，那就是由我开车，带他回家乡去看看。以往没有驾照，父亲虽然有这个心，但却一直没有对我说，直到去年五月，我拿到驾照后，父亲对我说，让我熟悉一年，等驾驶技术提高了，帮了他却这桩心愿。

从未曾想过父亲会离开我，这一切来得如此突然。当我接到母亲的电话时，呆呆地站在那，我感觉到自己的双腿都软了，那一刻，脑子也是一片空白。突发性的脑溢血，让人没有一点思想准备，父亲一句话都没有留下就离开了我。

那段日子，我陷入到痛苦之中无法自拔，曾记得与父亲开玩笑，我对他说：“不许你老，不许你变糊涂，从现在开始，你要加强学习，不然等你活到了八九十岁的时候，糊涂了，我就不理你了。”我半开玩笑的话，他竟然当真，他很认真地说：“我不老，不变糊涂，我要像你所说的那样，坚持每天读书读报，不让自己变成老年痴呆。”

这样的对话，时常会在我与他之间上演，温暖而让人羡慕。就连好友都说：“你和你爸的关系真好，我就不行，我从小就怕我爸，现在长大了，与他之间变得越来越远。”好友说这话的时候，一脸的羡慕，可当时的我，竟是那样的不以为然。

直到父亲离去，我才意识到，这辈子再也不能与他聊天，开他的玩笑，再也不能见到他了。一想到这些，有种让人窒息的感觉，泪水似乎从未曾停过，这样的一种情感，我

不到宣泄的地方，让我的生活一下子暗淡下来。如果不是母亲，我势必无法走出那片阴霾，母亲说：“你爸最不喜欢你哭，你这个样子，只会让他走得不安心。”是啊，如果他泉下有知，也一定不希望我这样。

如今又迎来了父亲节，去年对他许下的承诺，注定无法实现。站在墓前，我对父亲说：“爸，我一切安好，我知道你不喜欢我哭，我再也不哭了，为了你，我要笑着度过每一天。”远处的微风轻轻地吹了过来，将父亲喜欢的鲜花放在他的墓碑前，转身离去的时候，眼泪还是不由自主地往下落。这个六月，这个父亲节，注定让我难以面对。

河水在流(外一首)

雪 马

一条河流
趁夜色恍惚
逃离了乡愁
在去城里的路上
被一缕月光拦截
盘问它的身份

两岸的猿声
来不及啼
就被黎明出卖
水在河内流
流不出音讯
空流一宿



归 去

再几步
就到了深秋
枫叶已深思熟虑
在树上做最后祷告
祷告瓜熟蒂落
祷告春风来信

雨的脚步
来自南山
还在黄昏里
弹奏不止
不如归去
学夕阳西下



教室里，乱哄哄的，学生在说话，怎么也制止不住，女老师无奈地点了一个学生的名字，“请你出来，帮我做一件事情。”老师和这个学生来到走廊，趴在楼层的栏杆上望着下面的花坛。

初夏，校园的花坛里刚开出了一朵月季花，很漂亮——“请你去帮我把那朵花摘下来好吗？”老师对学生说。

女孩摇头，“老师，那是偷花，我不能去。”

“去摘来吧，老师喜欢！”女老师不动声色，只是要求。甚至，还出主意，“去吧，要是有人说你，你就往我这里指，说是老师让你摘的。”

“那也不行，这是不文明的行为。老师，你还是让我干别的事吧。”男孩子央求道。

“别的事——就是学习。”老师说。“那你到班上去学习，再给我找一个‘接班人’来，你不能再说话。”男孩答应，回到教室喊出来一个正在说笑的男孩。

陪先生一起看世界杯

金 惠

当激情的六月邂逅火热的世界杯，大街小巷为之沸腾，因此我们家也在为世界杯狂欢。在这样一个狂欢的日子里，不管你是不是球迷，都有理由举起双手，一起为足球欢呼呐喊。当炙手可热的足球碰上喜欢它的男人，我也只能陪他一起看世界杯了。

平素工作比较忙碌，从公司回到家已经很晚。晚餐后，洗漱一下就开始休息了。但是这个周末有了世界杯，家里的环境都有所改变。以前晚饭后，先生抢着洗碗，现在倒好，饭碗还没放下，电视机已经打开，先生等着，盼着看世界杯时间的预告。半夜睡得正香，突然被客厅“嘭”的一声惊醒，揉着迷糊的双眼走出去，看见先生在客厅兴奋地看电视，进球的时候，双手拍在茶几上，比中大奖还高兴。我摇摇头，返回卧室，还想继续睡觉，却发现已经

没有了困意，于是只好起床看看世界杯到底有什么好看的。

当凑过去一看，自己也跟着紧张起来。这是一场智利对阵澳大利亚的比赛，比赛已进行了10多分钟，智利队的控球时间明显多于澳大利亚，不过澳大利亚的逼抢也十分有威胁。智利已经先进球一个，难怪刚才先生开心大叫。两分钟后，桑切斯弧顶前横敲队友，巴尔迪比亚稍作调整抽射破门，智利再次破门。开场15分钟不到，智利队就进了两球，开局相当漂亮。此刻看得我也心花怒放，不由自主地身体跟着音乐摇摆起来，也进入了球迷的角色。

再看身边的先生更加的兴奋，拿起啤酒一饮而尽。我一看只有啤酒没有下酒菜，于是起身给他弄来花生米和咸菜，顺手也拿起一罐啤酒与他碰杯，庆祝进球。先生在看球看得忘乎所以

之时，突然笑咪咪地转头看着我，一下子把我拥入他的怀中，宠爱我我也成为球迷了。突然发现，和先生一起讨论某个球员的球技如何、虚心地向他球赛的规则等，竟是一件快乐的事情。平素和我话语不多的先生，此刻居然侃侃而谈，兴奋得满脸放光，像个孩子一样的自豪。这时我才明白，陪他一起看世界杯是多么的惬意。

陪他一起看世界杯，让生活工作中都洋溢着世界杯的节日气氛。让我们一起大口大口地喝啤酒，大声大声地为世界杯呐喊助威吧。“万事不如杯在手，一生几见月当头”，在这六月的日子里，让我们与世界杯激情同在，为足球狂欢。陪他一起看世界杯，因为爱而看世界杯，无论你是否懂球，都可以为他而成为“球”一族。也利用世界杯这难得机会，陪他一起度过一段温馨的时光吧。



初夏，一朵月季花

秦涓霖

作文——以两位同学不愿为老师摘花为话题，自拟题目，写一篇作文。

第二天交上来的作文五花八门，各式各样——

月季花让教室安静下来——月季花是老师那颗美丽的心，她聪慧地让教室安静下来……

老师的威力大，还是花的魅力大——老师的威力难抵月季花的魅力，是因为说话的学生也有一颗美丽的心，心的美

丽令教室安静……

对一朵花守诚信——谁说我爱说话，只因你不知道怎样让我停下来，今天老师用一朵花找到这把钥匙——它不是别的，它是诚信——对一朵花守诚信，对老师，对学习，对父母，对社会，我更要做个诚信的人……

也有学生在琢磨老师——

如果老师都这样——今天的事情，让我体会到，开一把锁，可以有很多把

钥匙——原来，月季花也可以是一把钥匙，为什么其他的老师不能够也这样呢？换位方式，学生会更听话，教室会更安静……

如果月季不开花——我在想，如果月季没有开花，老师会怎么做呢？我想，老师还会想出别的巧妙的方法，老师育人，运用的是她自己的理念，理念之下，方法灵活多样，月季不开，老师会不会让学生去为她摘天边那朵飞舞的流云呢？

雨水真甜，我要发芽——老师啊，您的教育是雨水，雨水真甜呀，我要发芽——因为我是一粒种子——春雨润物无声……老师，您的种子发芽了……

入夏的教室里，鸟鸣此起彼伏，只因夏花烂漫……